李溫陵集

李溫陵集卷之四

海虞後學顧大韶仲

書答

與莊純夫

日在到知葬事畢可喜可喜人生一世如此而已相聚四十餘年情境甚熟亦猶作客幷州旣多時自同故鄉難遽離割也夫婦之際恩情尤甚非但枕席之私亦以辛勤拮据有內助之益若平日有如賓之敬齊眉之誠孝友忠信損己利人勝似今世稱學道者

徒有名而無寔則臨別猶難割捨也何也情愛之中兼有婦行婦功婦言婦德更令人思念耳爾岳母黃宜人是矣獨有講學一事不信人言稍稍可憾餘則皆今人所未有也我雖鐵石作肝能不慨然況臨老各天不及永訣邪已矣已矣自聞訃後無一夜不入夢但俱不知是死豈眞到此乎抑吾念之魂自相招也想他平生謹愼必不輕履僧堂然僧堂一到亦有何妨要之皆未脫灑耳既單有魂靈何男何女何遠何近何拘何礙若猶如舊日拘礙不通則終無出頭

之期矣即此魂靈猶在便知此眞身不必自然無所拘礙而更自作拘礙可乎即此無拘無礙便是西方淨土極樂世界更無別有西方世界也純夫可以此書焚告爾岳母之靈俾知此意勿貪托生之樂一處胎中便有隔陰之昏勿貪人天之供一生天上便受供養頓忘却前生自由自在夙念報盡業現還來六趣無有窮時矣爾岳母平日爲人如此決生天上無疑須記我語莫忘却雖在天上時時不忘記取等我壽終之時一來迎接則轉轉相依可以無錯矣或暫

寄在念佛場中尤妙或見我平生交遊我平日所敬愛者得與相歸依以待我至亦可幸勿貪受胎再托生也純夫千萬焚香化紙錢苦讀三五遍對靈可囑明白誦說則宜人自能知之

答周二魯

士貴為巳務自適如不自適而適人之適雖伯夷叔齊同為淫僻不知為巳惟務為人雖堯舜同為塵垢秕糠此儒者之用所以竟為蒙莊所排靑牛所訶而以為不如良賈也蓋其朝聞夕可雖無異路至于用

世處身之術斷斷乎非儒者所能企及後世稍有知其畧者猶能致清淨寧一之化如漢文帝曹相國汲長孺等自利利他同歸于至順極治則親當黃帝老子時又何如邪僕寔喜之而習氣太重不能庶幾其萬一蓋口說自適而終是好適人之適口說爲已而終是看得自巳太輕故耳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處衆人之所惡則幾于道矣僕在黃安時終日杜門不能與衆同塵到麻城然後遊戲三昧出入于花街柳市之間始能與衆同塵矣而又未能

和光也何也以與中丞猶有辯學諸書也自今思之
辯有何益秖見紛紛不解彼此鋒鋭益甚光鋩愈熾
非但無益而反涉于吝驕自蹈於宋儒攻新法之故
轍而不自知矣豈非以不知爲已不知自造故不能
和光而務欲以自炫其光之故與靜言思之寔爲可
耻故決意去髮欲以入山之深免與世人爭長較短
蓋未能對面忘情其勢不得不復爲閉戶獨處之計
耳雖生死大事不必如此但自愧勞擾一生年已六
十二風前之燭曾無幾時況自此以往皆未死之年

待死之身便宜歲月日時也乎若又不知自適更待何時乃得自適也邪且遊戲翫耍者衆人之所同而儒者之所惡若落髮毀貌則非但儒生惡之雖衆人亦惡之矣和光之道莫甚于此僕又何惜此幾莖毛而不處于衆人之所惡邪非敢自謂庶幾于道特以居卑處辱居退處下居虛處獨水之爲物本自至善人特不能似之耳僕是以勉强爲此舉動蓋老而無用尤相宜也白下此時五臺先生在刑曹而近溪先生亦已到僕愧老矣不能匍匐趨侍兄既同官于此

幸早發與一會之五臺先生骨剛膽烈更歷已久練熟世故明解朝典不假言矣至其出世之學心領神解又已多年而絕口不談逢人但說因說果令人鄙笑遇眞正儒者如癡如夢劉令見疑則此老欺人太甚自謂海內無人故耳亦又以見此老之善藏其用非人可及也兄有丈夫志願或用世或出世俱不宜蹉過此老也近老今年七十四矣少而學道蓋眞正英雄眞正俠客而能回光歛焰專精般若之門者老而糟粕盡弃穢惡聚身蓋和光同塵之極俗儒不知

盡道是寔如此不肖老子云天下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蓋大之極則何所不有其以爲不肖也固宜人盡以此老爲不肖則知此老者自希知此老者既希則此老益以貴矣又何疑乎僕寔知此二老者今天下之第一流也後世之第一流也用世處世經世出世俱巳至到兄但細心聽之决知兄有大受用處也然此言亦僕之不能自適處也不眞爲巳處也何也兄未嘗問我此兩人又未嘗欲會此兩人者我何故說此兩人至此極也豈非

心腸太熱之故與一笑一笑

復焦秣陵

無念回甚悉近况我之所以立訃就兄者以我年老恐不能待也旣兄官身日夜無閑空則雖欲早晩不離左右請教安能得官身不妨我能蓄髮屈巳相從縱日閒不閑獨無長夜乎但聞兄身心俱不得閑則我決不可往也無疑也至于冲菴方履南京任當用才之時值大用之人南北中外尚未知税駕之處而約我于焦山尤爲大謬舍穩便就跋涉株守空山爲

侍郎守院則亦安用李卓老爲哉討且住此此與無念鳳里近城數公朝夕龍湖之上雖主人以我爲臭穢不潔不恤也所望兄長盡心供耿業弟嘗謂世間有三等作怪人致使世間不得太平皆由于兩頭照管第一等怕居官束縛而心中又舍不得官既苦其外又苦其內此其人頗高而其心最苦直至舍了官方得自在第等是也又有一等本爲富貴而外矯詞以爲不願寔欲托此以爲榮身之梯又兼撥道德仁義之事以自蓋此其人身心俱勞無足言者獨有一等

怕作官便舍官喜作官便作官喜講學便講學不喜講學便不肯講學此一等人心身俱泰手足輕安既無兩頭照顧之患又無掩蓋表揚之醜故可稱也趙文肅先生云我這箇嘴張子這箇臉也做了閣老始信萬事有前定只得心閒一日便是便宜一日世間功名富貴與夫道德性命何曾束縛人人自束縛耳狂言如此有可采不無念得會顧冲菴甚奇而不得一會李漸菴亦甚可憾鄧公有教賜我楊公有俸及我皆當謝之然我老矣伏枕待死筆墨久廢且以衰

朽田野之老逼刺上國恐以我爲不祥也罷罷自告免狀知不我怪向鄒公過古亭時弟偶外出不得摳趨侍從悔者數日夫金馬玉堂所至蓬蓽生光既過三日餘香猶在孰不爭先快覩邪鄙人獨不得與何緣之寡薄也有出門如見大賓篇説書附往請教尚有精一題聖賢所以盡其性題未寫出容後錄奉大抵聖言最切寔最有用不是空頭語若如説者註解則安用聖言爲邪世間講學諸書明快透髓自古至今未有如龍溪先生者弟舊收得頗全今俱爲人攻

去無一存者諸朋友中讀經既難讀大慧法語及中峯廣錄又難惟讀龍溪先生書無不喜者以此知先生之功在天下後世不淺矣聞有水嵩傳無念欲之幸寄與之雖非原本亦可然非原本真不中用矣方訒庵至今在滇何邪安得與他一會面也無念甚得意此行以謂得遇諸老聞山東李先生向往甚切有絕類離羣之意審此則令我寤寐爾思展轉反側曷其已邪袁公果能枉駕過龍湖明年夏初當掃館烹茶以俟之幸勿爽約也楊復所憾與兄居住稍遠勞

向與楊老處見其心如穀種論及惠迪從逆作是大作家論首三五斷透徹明甚可惜末後作道理議論稍不稱耳然今世要未能作此者所謂學從信門入是也自此有路徑可行有大門可啓堂堂正正日以深造近溪先生之望不孤而兄等亦得良侶矣弟雖衰朽不堪雕琢敢自外于法席之下耶聞此老求友不止决非肯以小成自安者喜何如也我巳主意在湖上只欠五十金脩理一小塔冬盡即撤其中祝無功過此一會雖過此亦不過使人道他好學孳孳求

友如此耳大抵今之學道者官重于名名又重于學以學起名以名起官使學不足以起名名不足以起官則視弃名如敝箒矣無怪乎有志者多不肯學多以我輩爲眞光棍也于此有耻則羞惡之心自在今于言不顧行處不知羞惡而惡人作耍遊戲所謂不能三年喪而小功是察也悲夫近有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說書一篇世間人誰不說我能知人然夫子猶以爲患而帝堯獨以爲難則世間自說能知人者皆妄也于問學上親切則能知人能知人則能

自知是知人爲自知之要務故曰我知言又曰不知
言無以知人也於用世上親切不虛則自能知人能
知人由于能自知是自知爲知人之要務故曰知人
則哲能官人堯舜之知而不偏物急先務也先務者
親賢之謂也親賢者知賢之謂也自古明君賢相孰
不欲得賢而親之而卒所親者皆不賢則以不知其
人之爲不賢而妄以爲賢而親之也故又曰不知其
人可乎知人則不失人不失人則天下安矣此尭之
所難夫子大聖人之所深患者而世人乃易視之嗚

呼亦何其猖狂不思之甚也況乎以一時之喜怒以一人之愛憎而欲視天下高蹈遠引之士混俗和光之徒皮毛臭穢之夫如周丘其人者哉故得位非難立位最難若但取一槩順己之侶尊己之輩則天下之士不來矣今誦詩讀書者有矣果知人論世否也平日視孟軻若不足心服及至臨時恐未如彼尚論切寔可用也極知世之學者以我此言爲妄誕逆耳然逆耳不受將未免復蹈同心商證故轍矣則亦安用此大官以誑朝廷欺天下士爲哉毒藥利病刮骨

刺血非大勇如關雲長者不能受也不可以自負孔子孟軻者而顧不如一關義勇武安王者也祇此一着耳終身之交在此半路絕交亦在此莫以狀元恐嚇人也世間友朋如我者絕無矣蘇長公何如人故其文章自然驚天動地世人不知祇以文章稱之不知文章直彼餘事耳世未有其人不能卓立而能文章垂不朽者弟于全刻抄出作四册俱世人所未嘗取者世人所取者世人所知耳亦長公俯就世人而作者也至其眞洪鐘大吕大扣大鳴小扣小應俱繫

彼精神髓骨所在弟今盡數録出閒時一披閱平生心事宛然如見如對長公披襟面語朝夕共游也憾不得再寫一部呈去請教耳倘印出令學生子置在案頭初場二場三場畢具矣龍溪先生全刻千萬記心遺我若近溪先生刻不足觀也蓋近溪語録須領悟者乃能觀于言語之外不然未免反加繩束非如王先生字字皆脫解門得者讀之足以印心未得者讀之足以證入也弟今年六十三矣病又多在世日少矣故所言者皆直致不委曲雖若倚恃年老無賴

然於相知之前亦安用委曲爲也若說相知而又須委曲則不得謂之相知矣然則弟終無一相知乎以今觀之當終吾身無一相知也

又與焦秣陵

李氏藏書再讀一遍多所更定矣完日當送覽再求訂正也原稿乞檢付的當人還我我此已無別副矣鄭子玄者丘長孺父子之文會友也文雖不如其父子而質實有耻不肯講學故喜之之蓋彼全不曾親見顔曾思孟又不曾親見周程張朱但見今之講周程

張朱者以爲周程張朱寔寔如是爾也故耻而肯不講不講雖是過然使學者耻而不講以爲周程張朱卒如是而止則今之講周程張朱者可誅也彼以爲周程張朱者皆口談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爾矣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講道德說仁義自若也又從而嘵嘵然語人曰我欲厲俗而風世彼謂敗俗傷世者莫甚于講周程張朱者也是以益不信不信故不講然則不講亦未爲過矣黃生過此聞其自京師往長蘆抽豐復跟長蘆長官别赴新任至九江遇一

顯者乃舍舊從新隨轉而北衝風冒寒不顧年老生
疢既到麻城則不容不見我見我言曰我欲遊嵩少
彼顯者亦欲游嵩少拉我同行故至此幸得相會也
然顯者俟我于城中勢不能一宿回日當復道此道
此則多聚三五日而別兹卒卒誠難割捨云其言如
此其情何如我揣其中寔爲林汝寧好一口食難割
捨耳然林汝寧向者三任彼無一任不往往必滿載
而歸兹尚未厭足如餓狗思想隔日屎乃敢欺我以
爲游嵩少夫以遊嵩少藏林汝寧之抽豈來嗛我又

恐林汝寧之疑其爲再尋已也復以舍不得李卓老當再來訪李卓老以嗛林汝寧名利兩得身行俱全我與林汝寧幾皆在其術中而不悟矣可不謂巧乎今之道學何以異此由此觀之今之所謂聖人者其與今之所謂山人者一也特有幸不幸之異耳幸而能詩則自稱曰山人不幸而不能詩則辭卻山人而以聖人名幸而能講良知則自稱曰聖人不幸而不能講良知則謝卻聖人而以山人稱展轉反覆皆欺世盜名者名爲山人而心同商賈口談道德而志在

穿窬夫名山人而心同商賈既可鄙也乃反掩抽豐
而顯嵩少謂人可得而欺焉猶可鄙也今之講道德
命者皆遊嵩少者也今之患得患失志在高官重祿
好田宅美風水以爲子孫蔭者皆其託名于林汝寧
以爲舍不得李卓老者也然則鄭子玄之不肯講學
信乎其不足怪矣且商賈亦何可鄙之有挾數萬之
貲經風濤之險受辱于關吏忍詬于市易辛勤萬狀
所挾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結于卿大夫之門然後
可以收其利而遠其害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

之上哉今山人者名之爲商賈則其寔不持一文稱之爲山人則非公卿之門不履故可賤耳雖然我寧無有是乎然安知我不以商賈之行之心而釋迦其衣以欺世而盜名也耶有則幸爲我加誅我不護痛也雖然若其患得而又患失買田宅求風水等事决知免矣

復鄧鼎石

杜甫非耒陽之賢則不免于大水之厄相如非臨邛則程鄭卓王孫輩當以糞壤視之矣勢到逼迫時一

粒一金一青目便高增十倍價理勢然也第此時此
際大難爲區處耳謹謝謹謝貸心勞思雖知情不容
已然亦無可如何祇得盡吾力之所能爲者毒熱如
此玉體甚重不可過也聞長沙衡永間大熟襄陽亦
好但得官爲糴本付托得人不拘上流下流或麥或
米令慣糴上戶各齎銀兩前去出產地面糴買流水
不絕運到水次官復定爲平價貧民來糴者不拘銀
數多少少者雖至二錢三錢亦與方便但有銀到即
流水收銀給票令其自赴水次搬取出糴者有利則

樂于趨事而糶本自然不失貧民來轉糴者既有粮有米有穀有麥亦自然不慌矣至于給票發穀之間簡便周至使人不阻不滯則自有仁慈父母在且當此際便一分實受一分賜其感戴父母又自不同也僕謂在今日其所當爲與所得爲所急急爲者不過如此而已若曰救荒無奇策此則俗儒之妄談何可聽哉世間何事不可處何時不可救乎堯無九年水以有救水之奇策也湯無七年旱以有救旱之奇策也彼謂蓄積多而備先具者特言其豫備之一事耳

非臨時救之之策也惟是世人無才無術或有才術矣又恐利害及身百般趨避故亦遂因循不理安坐而待斃焉耳然雖自謂不能而未敢遽謂人皆不能也獨有一等俗儒已所不能爲者便謂人决不能爲而又敢倡爲大言曰救荒無奇策嗚呼斯言出而阻天下之救荒者必此人也然則俗儒之爲天下虐其毒豈不甚哉

寄答京友

才難不其然乎今人盡知才難盡能言才難然竟不

知才之難才到面前竟不知愛幸而知愛竟不見有若已有者不見有稱喜讚揚不啻若自其口出者如孔北海之薦禰正平旣足捄揚彪也何也以其非眞惜才也雖惜才亦以惜才之名好以名好故而惜之耳則又安望其能若已有不啻若口出如孔北海然也嗚呼吾無望之矣舉春秋之天下無有一人能惜聖人之才者故聖人特發此嘆而深羨于唐虞之隆也然則才固難矣猶時時有之而惜才者則千古未見其人焉孔子惜才矣又知人之才矣而不當其位

入齊而知晏平仲居鄭而知公孫子産聞吳有季子
直往觀其葬其惜才也如此使其得志肯使之湮滅
而不見哉然則孔子之嘆才難非直嘆才難也直嘆
惜才者之難也夫才有巨細巨才方可稱才也有巨
才矣而肯任事者爲尤難既有大才又能不避禍害
身當其任勇以行之而不得一第則無憑雖惜才其
如之何幸而登上第有憑據可籍手以薦之矣而年
已過時則雖才如張襄陽亦安知聽者不以過時而
遂弃其受薦者又安知不以既老而自懈乎夫凡有

大才者其可以小知處必寡其瑕疵處必多非眞具眼者與之言必不信當此數者則雖有大才又安所施乎故非自巳德望過人才學冠世爲當事者所倚信未易使人信而用之也然非委曲竭忠眞若自巳有眞不啻若口出縱人信我亦未必能信我所信之人憾不得與之並時朝聞而夕用之也嗚呼可嘆也夫

答周柳塘

耿老與周書云往見說卓吾狎妓事其書尚存而

頃書來乃謂第不能參會卓吾禪機昔顏山農于講學會中忽起就地打滾曰試看我良知士友至今傳爲笑柄卓吾種種作用無非打滾意也第眥其發之無當機鋒不妙耳又謂會橋諸公之會誠鄧令君也卓吾將優旦調弄此亦禪機也打滾意也蓋彼謂會橋之學隨身規矩太嚴欲解其枷鎖耳然會橋之學原以恭敬求仁已成章矣今見其舉動如是第益重其狎主辱客之憾耳未信先橫安能悟之令解脫哉又謂卓吾曾强其第狎妓此

亦禪機也又謂卓吾曾率衆僧入一嫠婦之室乞齋卒令此婦冒帷薄之羞士紳多憾之此亦禪機也夫子見南子是也南子聞車聲而知伯玉之賢必其人可與言者卓吾蔑視吾黨無能解會其意故求之婦人之中吾黨不已之憾而卓吾之憾過矣弟恐此婦聰明未及南子則此機鋒又發不當矣

予觀侗老此書無非爲我掩醜故作此極好名色以代我醜耳不知我生平吳處正在掩醜著好掩不善

以著善匿在小人閒居無所不至之中自謂人可得欺而卒陷于自欺者幸賴真切友朋針砭膏肓不少假借始乃覺悟知非痛憾追省漸漸發露本真不敢以醜名介意耳在今日正恐猶在詐善掩惡途中未得全真還元而伺老乃直以我爲醜曲爲我掩甚非我之所以學于友朋者也甚非我之所以千里相求意也跡其用意非不忠厚款至而吾病不可瘳矣夫所謂醜者亦據世俗眼目言之耳俗人以爲醜則人共醜之俗人以爲美則人共美之世俗非真能知醜

美也習見如是習聞如是聞見爲主于內而醜美遂定于外堅于膠脂密不可解故雖有賢智者亦莫能出指非指而况頑愚固執如不肖者哉然世俗之人雖以是爲定見賢人君子雖以是爲定論而察其本心有眞不可欺者旣不可欺故不能不發露于暗室屋漏之中惟見以爲醜故不得不昭昭申明于大廷廣衆之下亦其勢然耳夫子所謂獨之不可不愼者正此之謂也故大學屢言愼獨則毋自欺毋自欺則能自慊能自慊則能誠意能誠意則出鬼門關矣人

鬼之分實在于此故我終不敢捲世俗之所謂鬼者而自洗于鬼窟之下也使伺老而知此意决不忍爲我粉飾遮護至此矣中間所云禪機亦大非是夫祖師于四方學者初入門時未辯深淺顧以片言單詞或棒或喝試之所謂探水竿也學者不知粘著竿頭不肯捨放卽以一棒趂出如微有生意然後畧示鞭影而虛寔分矣後學不知指爲機鋒已自可笑况我則皆眞正行事非禪也自取快樂非機也我于丙戌之春脾病載餘幾成老廢百計調理藥轉無效及家

屬既歸獨身在楚時時出遊恣意所適然後飽悶自消不須山查導化之劑鬱火自降不用參蓍扶元之藥未及半載而故吾復矣乃知眞藥非假金石疾病多因牽强則到處從衆攜手聽歌自是吾自取適極樂眞機無一毫虛假掩覆之病故假病自瘳耳吾已吾病何與禪機事乎既在外不得不用舍弟輩相隨翁以我故隨我我得所托矣弟輩何故棄妻孥從我于數千里之外乎心寔憐之故自體念之耳又何禪機之有邪至于髮婦則兄所素知也自我入邑中來

遺家屬役彼氏時時送茶饋果供奉肉身菩薩極其虔恪矣我初不問惟有等視十方諸佛者但有接而無答也後因事聞縣中言語頗褻我亦怪之叱去不受彼供此又邑中諸友所知也然我心終有一點疑以爲其人既誓不嫁二宗雖强亦誓不許專心供佛希圖來報如此誠篤何緣更有如此傳聞事故與大衆共一訪之耳彼氏有嗣子三十餘歲請主陪客自有主人既一訪問乃知孤寡無聊眞是受人欺嚇也其氏年已不稱天之外矣老年發身係秣陵人氏

親屬無堪倚者子女俱無其情何如流言止于智者故予更不信而反憐之耳此又與學道何與乎念我入麻城以來三年所矣除相愛數人外誰肯以升合見遺者氏既初終如一敬禮不廢我自報德而重念之有冤必代雪有屈必代伸亦其情然者亦何禪機之有而以見南子事相證也大抵我一世俗庸衆人心腸耳雖孔夫子亦庸衆人類也人皆見南子吾亦可以見南子何禪而何機乎子路不知無怪其弗悅夫子之見也而況千載之下邪人皆可見而夫子不

可見是夫子有不可也夫子無不可者而何不可見之有若曰禮若曰禪機皆子路等倫可無可也所云山農打滾事則淺學未嘗聞之若果有之則山農自得良知眞趣自打而自滾之何與諸人事而又以爲禪機也夫世間打滾人何限日夜無休時大廷廣衆之中謟事權貴人以保一日之榮暗室屋漏之内爲奴顏婢膝事以倖一時之寵無人不然無時不然無一刻不打滾而獨山農一打滾便爲笑柄也倘老恐人效之便日日滾將去乎謂山農亦一時打滾向後

絕不聞有道山農滾者則雖山農亦不能終身滾而況他人乎即他人亦未有聞學山農滾者而何必愁人之學山農滾也此皆平日杞憂太重之故吾獨憾山農不能終身滾滾也當滾時內不見已外不見人無美于中無醜于外不背而身不獲行庭而人不見內外兩忘身心如一難矣難矣不知山農果有此乎不知山農果能終身滾滾乎吾恐亦未能到此耳若果能到此便是吾師吾豈敢以他人笑故而遂疑此老耶若不以自考而以他人笑惑矣非自得之學是

求之志也然此亦自山農自得處耳與禪機總不相干也山農為己之極故能如是儻有一毫為人之心便做不成矣為己便是為人自得便能得人非為己之外别有為人之學也非山農欲于大衆之中試此機鋒欲人人信己也不信亦何害然果有上根大器默會深契山農亦未始不樂也吾又安知其中無聰明善悟者如羅公其人故作此醜態以相叅乎此皆不可知然倘有如羅公其人者在則一打滚而西來大意黙黙授授去矣安得恐他人傳笑而遂已也笑

者自笑領者自領幸有領者即千笑萬笑百年笑千年笑山農不理也何也佛法原不爲庸衆人說也原不爲不可語上者說也原不以恐人笑不敢說而止也令切切于他人笑之恐而不急急于一人領之喜吾又不知其何說矣其亦太徇外而爲人矣至于以劉魯橋爲恭敬又太悖謬侗老之麁浮有可憐憫者不妨饒舌並爲詮破何如夫恭敬豈易易耶古人一篤恭而天下平一恭己而南面正是果魯橋之恭乎吾特憾魯橋之未恭耳何曾以恭爲魯橋病也古人

一脩敬而百姓安一居敬而南面可是果曾橋之敬乎吾特憾曾橋之未敬耳何嘗以敬爲曾橋病也甚矣吾之痛苦也若信如曾橋便以爲恭敬則臨朝端默如神者决不召禍敗衛士傳餐衡石程書如此其敬且勤也奈何一再世而遂亾也邪故知恭敬未易言也非恭敬之未易言也以恭敬之未易知也知而言之則爲聖人不知而言之而學之則爲趙括讀父書優孟學孫叔豈其眞乎豈得不謂之假乎誠可笑也弟極知兄之痛我伺老之念我然終不敢以庸衆

人之心事兄與侗老者亦其稟性如是亦又以侗老旣肯出此言以教我矣我又安敢默默置可否于度外而假為世間承奉之語以相奉承取快于二公一時之忻悅已邪

寄答留都

觀兄所示彼書凡百生事皆是仰資于人者此言誰欺乎然其中字字句句皆切中我之病非但我時時供狀招稱與我相處者亦洞然知我所患之症候知此也所以然者我以自私自利之心為自私自利

之學直取自己快當不顧他人非刺故雖屢承諸公之愛誨諭之勤而卒不能改者惧其有礙于晚年快樂故也自私自利則與一體萬物者别矣縱任自恣則與謹言慎行者殊矣萬千醜態其原皆從此出彼之責我是也然已無足責矣何也我以供招到官問罪歸結容之爲化外之民矣若又責之無已便爲已甚非萬物一體之度也非無有作惡也非心肝五臟皆仁心之蘊蓄也非愛人無已之聖賢也非言爲世法行爲世則百世之師也故予每從而反之曰吾之

所少者萬物一體之仁也也作惡也今彼於我一人尚不能體安能體萬物乎於我一人尚惡之如是安在其無作惡也屢反責之而不知痛安在其有惻隱之仁心也彼責我者我件件皆有我反而責彼者亦件件皆有而彼便斷然以為妄故我更不敢說耳雖然縱我所言未必有當于彼心然中間豈無一二之幾乎道者而皆目之以狂與妄則以作惡在心固結而難遽解是以雖有中聽之言亦並棄置不理則其病與我均也其為不虛與我若也其為有物與我類也

其爲捷捷辯言惟務巳勝欲以成全師道則又我之所不屑矣而乃以責我故我不服之使建昌先生以此責我我敢不受責乎何也彼眞無作惡也彼眞萬物一體也今我未嘗不言孝弟忠信也而謂我以孝弟爲剩語何說乎夫責人者必巳無之而後可以責人之無巳有之而後可以責人之有也今巳無矣而反責人令有巳有矣而反責人令無又何也然此亦好意也我但承彼好意更不問彼之有無何如我但虚巳勿管彼之不虚我但受教勿管彼之好臣所教

我但不敢害人勿管彼之說我害人則處巳處彼兩得其當紛紛之言自然氷釋何如何如然第終有不容默者兄固純是仁體矣合邑士大夫亦皆有仁體者也今但以仁體稱兄恐合邑士夫皆以我爲麻痺不仁之人矣此甚非長者之言一體之意也分別太重自視太高於親民無作惡之旨亦太有欠缺在矣前與楊太史書亦有批評倘一一寄去乃足見兄與彼相處之厚也不然便是敬大官非眞彼之益友矣且彼來書時時怨憾鄧和尚豈以彼所惡者必令人

人皆惡之有一人不惡便時時警惕此人乎不然何以千書萬書罵鄧和尚無時已也卽此一事其作惡何如其忌刻不仁何如人有謂鄧和尚未嘗害得縣中一箇人害縣中人者彼也今彼回矣試虛心一看一時前呼後擁塡門塞路趨走奉承稱說老師不離口者果皆鄧和尚所教壞之人乎若有一箇肯依鄧豁渠之教則門前可張雀羅誰肯趨炎附勢假托師弟名色以爭奔競邪彼惡鄧豁渠豁渠決以此惡彼此報施常理也但不作惡便無回禮至囑至囑

與曾中野

昨見公令我兩個月心事頓然氷消凍解也乃知向之勸我者祇爲我添油熾薪耳而公絶無一語勸渠之意愈覺有加故我不覺心醉矣已矣已矣自今以往不復與栁老爲怨矣夫世間是與不是亦何常之有乃羣公勸我者不曾于是非之外有所發明而欲我藏其宿怨以外爲好合是以險側小人事我也苟得面交即口密腹劍皆不顧之矣以故所是愈堅而愈不可解耳嗟乎朱仲晦之言曰隱者多是帶性負

氣之人僕隱者也負氣人也路見不平尚欲拔刀相助況親當其事哉然其寔乃痴人也皆爲鬼所迷者也苟不遇良朋勝友其迷何時返乎以此思勝已之友一日不可離也嗟乎楚倥既逝而切骨之談罔聞友山日疎而苦口之言不至僕之迷久矣何特今日也邪自今已矣不復與柳老爲怨矣且兩人皆六十四歲矣縱多壽考決不復有六十四年在人世土明矣如僕者非但月化亦且日衰其能久乎歿期已逼而豪氣尚在可笑也已

與曾繼泉

聞公欲薙髮此甚不可公有妻妾田宅且未有子未有子則妻妾田宅何所寄托有妻妾田宅無故割棄非但不仁亦甚不義也果生死道念真切在家方便尤勝出家萬倍今試問公果能持缽沿門乞食乎果能窮餓數日不求一餐于人乎若皆不能而猶靠田作過活則在家修行不更方便乎我當初學道非但有妻室亦且爲宰官奔走四方往來數萬里但覺學問日日得力耳後因寓楚欲親就良師友而賤眷苦

不肯留切欲歸去故令小婿小女送之歸耳然有親女外甥等朝夕伏侍居官俸餘又以盡數交與只留我一人隻身在外則我黃宜人雖然回歸我寔不用牽挂以故我得安心寓此與朋友嬉遊也其所以落髮者則因家中閑雜人等時時望我歸去又時時不遠千里來迫我以俗事彊我故我剃髮以示不歸俗事亦決然不肯與理也又此間無見識人多以異端目我故我遂爲異端以成彼豎子之名兼此數者陡然去髮非其心也寔則以年紀老大不多時居人世

故耳如公壯年正好生子正好做人正好向上且田地不多家業不大又正好過日子不似大富貴人家計滿目無半點閒空也何必落髮出家然後學道乎我非落髮出家始學道也千萬認取

書常順手卷呈顧冲菴

無念歸自京師持顧冲菴書予不見顧十年餘矣聞欲携我于隻山之上余不喜隻山喜顧君爲隻山主也雖然儻得從顧君遊即四方南北可耳何必隻山必隻山則隻山重君從顧君則不復知有山况隻山

特深還一步看甚可不必也余有友在四方無幾人也老而無朋終日讀書非老人事今惟有等死耳既不肯死于妻妾之手又不肯死于假道學之手則將死何手乎顧君當知我矣何必笑山之之也邪南北中途隨其所到我能從焉或執鞭或隨後乘或持拜帖匣或拿交牀俱可非戲論也昔季子葬子于嬴博之間子尚欲其死得所也況其身乎梁鴻欲埋于要離塚傍死骨猶忻慕之況人傑蓋世正當用世之人乎吾志決矣因無念高徒常順執卷索書余正欲其

往見顧君以訂此盟約也即此是書不必再寫書也

李温陵集卷之四

李温陵集卷之五

海虞後學顧大韶仲恭校

書答

答劉方伯書

此事如饑渴然饑定思食渴定思飲夫天下曷嘗有不思食飲之人哉其所以不思食飲者有故矣病在襍食也今觀大地衆生誰不犯是襍食病者襍食謂何見小而欲速也所見在形骸之內而形骸之外則不見也所欲在數十世之久而萬億世數則不欲也

夫功名富貴大地衆生所以奉此七尺之身者也是形骸以內物也其急宜也是故終其身役役焉勞此心以奉此身直至百歲而後止是百歲之食飲也凡在百歲之內者所共饑渴而求也而不知止者猶笑之曰是奚足哉男兒須爲子孫立不拔之基安可以身歿而遂止乎於是卜宅而求諸陽卜地而求諸陰務圖吉地以覆蔭後人是又數十世之食飲也凡貪此數十世之食飲者所共饑渴而求也故或積德於冥冥或施報於昭昭其用心至繁至密其爲類至頤

至愚然皆貪此一口無窮茶飯以貽後人耳而賢者又笑之曰此安能久此又安足云且夫形骸外矣勞其心以事形骸智者不為也況復勞其形骸以為兒孫作牛馬乎男兒生世要當立不朽之名是啖名者也名既其所食啖之物則饑渴以求之亦自無所不至矣不知名雖長久要與天壤相敝者也天地有盡則此名亦盡安得久乎而達者又笑之曰名與身孰親夫役此心以奉此身已謂之愚矣況役此心以求身外之名乎然則名不親于身審矣而乃謂疾沒世

而名不稱者又何說也蓋衆人之病病在好利賢者之病病在好名苟不以名誘之則其言不入夫惟漸次導之使令歸實歸實之後名亦無有故曰夫子善誘然顏氏沒而能知夫子之善誘者亡矣故顏子沒而夫子善誘之術遂窮吁大地衆生惟其見小而欲速故其所食飲者盡若此止矣而達者其誰乎而欲其思孔顏之食飲者不亦難乎故愚謂千載而下雖有孔子出而善誘之亦必不能易其所饑渴以就吾之食飲也計惟有自飽自歌自飲自舞而已況如生

者方外托身離群逃世而敢呶呶嘵嘵不知自止以犯非徒無益而且有禍之戒乎然則今之自以爲孔子而欲誘人使從我者可笑也何也孔子已不能得之於顏子之外也其誰與饑渴之懷以與我共食飲乎此也邪縱滿盤堆積極山海之羞盡龍鳳之髓𦚾而獻納必遭怒遣而訶斥矣縱或假相承奉聊一舉筯即吐噦隨之矣何者原非其所食飲之物自不宜招呼而求以與之共也然則生孔子之後者講學終無益矣雖欲不落髮出家求方外之友以爲伴侶又

可得邪然則生乎今之世果終莫與共食飲也歟誠終莫與共食飲也已

答莊純夫書

學問須時時拈掇乃時時受用縱無人講亦須去尋人講蓋日講則日新非爲人也乃專專爲巳也龍溪近溪二大老可以觀矣渠豈不知此事無巧法耶佛祖眞仙大率沒身於此不衰也今人不知皆以好度人目之即差却題目矣

與周友山書

不肖株守黃麻一十二年矣近日方得一賢者黃鶴山人
勝尚未眺晴川遊九峯也即蒙憂世者有左道惑衆
之逐弟反覆思之平生寔未曾會得一人不知所惑
何人也然左道之稱弟實不能逃焉何也孤居日久
善言罔聞兼以衰朽怖死念深或恐犯此耳不意憂
世者乃肯埀大慈悲教我如此也即日加冠畜髮復
完本來面目二三侍者人與員帽一頂全不見有僧
相矣如此服善從教不知可逭左道之誅否想仲尼
不爲已甚諸公遵守孔門家法決知從寬發落許其

改過自新無疑然事勢難料情理不常若守其禁約不肯輕恕務欲窮之於其所往則大地皆其禁域又安所逃必乎弟於此進退維谷將欲明日遂行則故舊難捨將遂微服過宋則司城貞子未生兒高明爲我商之如何然弟之改過實出本心蓋一向以貪佛之故不自知其陷於左道非明知故犯者比也既係誤犯則情理可恕既肯速改則更宜加獎供其饋食又不但宜赦其過誤已也倘肯如此弟當托兄先容納拜大宗師門下從頭指示孔門親民學術庶幾行

年六十有五猶知六十四歲之非乎

又與周友山書

承教塔事甚是但念我既無眷屬之樂又無朋友之樂煢然孤獨無與晤語只有一塔墓室可以厝骸可以娛老幸隨我意勿見阻也至于轉身之後或遂爲登臨之會或遂爲讀書之所或遂爲瓦礫之場則非智者所能逆爲之圖矣古人所見至高只是合下見得甚近不能爲子子孫孫萬年圖謀也汾陽之宅爲寺馬燧之第爲園可遂謂二老無見識乎以禹之神

智如此八年勤勞如此功德在民如此而不能料其孫太康遂爲羿所篡而失天下則雖智之大且神者亦只如此巳矣元世祖初平江南問劉秉忠曰自古無不敗之家無不亾之國朕之天下後當何人得之秉忠對曰西方之人得之及後定都燕京築城掘地得一石匣開視乃一匣紅頭蟲復詔問秉忠秉忠對曰異日得陛下天下者卽此物也由此觀之世祖方得天下而卽問失天下之日秉忠亦不以失天下爲不祥侃然致對視亾若存眞英雄豪傑誠不同於時

哉秉忠自幼爲僧世祖至大都見之乃以釋服相從軍旅閒末年始就冠服爲元朝開國元老非偶然也我塔事無經營之苦又無抄化之勞聽其自至任其同力只依我規制耳想兄聞此必無疑矣

與焦漪園

弟今又居武昌矣江漢之上獨自遨遊道之難行已可知也歸與之歎豈得已耶然老人無歸以朋友爲歸不知今者當歸何所與漢陽城中尚有論說到此者若武昌則往來絶跡而况譚學寫至此一字一淚

不知當向何人道當與何人讀想當照舊薙髮歸山去矣

與劉晉川書

昨約其人來接其人竟不來是以不敢獨自闖入衙門恐人疑我無因自至必有所干與也今日暇否暇則當堂遣人迎我使衙門中人盡知彼我相求只有性命一事可矣緣我平生素履未能取信於人不得不謹防其謗我者非尊貴相也

與友朋書

顴虎頭雖不通問學而具隻眼是以可嘉周公瑾既通學問又具隻眼是以尤可嘉也二公皆盛有識見有才料有膽氣智仁勇三事皆備周善藏非萬全不發故人但見其巧於善刀而不見其能於遊刃顧善發然發而人不見故人但見其能於遊刃而不見其巧于善刀周收斂之意多平生惟知爲己以故相知少而其情似寡然一相知而膠漆難並矣顧發揚意多平生惟不私己以故相愛甚博而其情似不專然情之所專愛固不能分也何也以皆具隻眼也吾謂

二公者皆能知人而不爲知所眩能愛人而不爲愛所蔽能用人而不爲人所用者也周粧聾作啞得老子之體是故與之語清淨寧一之化無爲自然之用如以石投水不相逆也所謂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者此等是也最上一乘之人也何可得也顧託孤寄命有君子之風是故半夜叩門必不肯以親爲解而况肩鉅任大扶危持顛肯相辜負哉是國家大可倚仗人也抑又何可得也顧逈州人周麻城人

答劉晉川書

弟年近古稀矣單身行遊只爲死期日逼閻君鐵棒難支且生世之苦目擊又已如此使我學道之念轉轉急迫也既學道不得不資先覺資先覺不得不遊四方遊四方不得不獨自而受孤苦何者眷屬徒有家鄉之念童僕俱有妻兒之思與我不同志也志不同則難留是以盡遣之歸非我不願有親隨樂于獨自孤苦也爲道日急雖孤苦亦自甘之蓋孤苦日短而極樂世界日長矣久已欲往南北二都爲有道之

就二都朋友亦日望我近聞二都朋友又勝矣承示吳中丞札知其愛我甚然顧通州雖愛我人品亦我所師但通州實未嘗以生死為念也此間又有友山又有公家父子則舍此何之乎今須友山非上公別轉乃往南都一遊七十之年有友我者便當安心度日以與之友似又不必奔馳而自投苦海矣吳中丞雖好意弟謂不如分我俸貲使我蓋得一所禪室于武昌城下草草奉笑可卽以此轉致之

別劉肖川書

大字公要藥也不大則自身不能庇而能庇人乎且未有丈夫漢不能庇人而終身受庇於人者也大人者庇人者也小人者庇於人者也凡大人見識力量與衆不同者皆從庇人而生日充日長日長日昌若徒蔭於人則終其身無有見識力量之日矣今之人皆受庇於人者也初不知有庇人事也居家則庇蔭於父母居官則庇蔭於官長立朝則求庇蔭於宰臣爲邊帥則求庇蔭於中官爲聖賢則求庇蔭於孔孟爲文章則求庇蔭於班馬種種自視莫不皆自以爲

男兒而其實則皆孩子而不知也豪傑凡民之分只從庇人與庇於人處識取

答友人書

或曰李卓吾謂暴怒是學不亦異乎有友答曰卓老斷不說暴怒是學當說暴怒是性也或曰發而皆中節方是性豈有暴怒是性之理曰怒亦是未發中有的吁吁夫謂暴怒是性是誣性也謂暴怒是學是誣學也既不是學又不是性吾真不知從何處而來也或待因緣而來乎每見世人欺天罔人之徒便欲手

死直取其首豈特暴哉縱遭反噬亦所甘心雖死不悔暴何足云然使其復見光明正大之夫言行相顧之士怒又不知向何處去喜又不知從何處來矣則雖謂吾暴怒可也謂吾不遷怒亦可也

答以女人學道爲見短書

昨聞大教謂婦人見短不堪學道誠然哉誠然哉夫婦人不出閫域而男子則桑弧蓬天以射四方見有長短不待言也但所謂短見者謂所見不出閨閤之間而遠見者則深察乎昭曠之原也短見者只見得

百年之內或近而子孫又近而一身而已遠見則超于形骸之外出乎死生之表極於百千萬億劫不可筭數譬喻之域也短見者秖聽得街談巷議市井小兒之語而遠見則能深畏乎大人不敢侮於聖言更不惑於流俗憎愛之口也余竊謂欲論見之長短者當如此不可止以婦人之見爲見短也故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豈可乎謂見有長短則可謂男子之見盡長女人之見盡短又豈可乎設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見樂聞正論而知俗語之不足聽樂學

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戀則恐當世男子視之皆當羞愧流汗不敢出聲矣此蓋孔聖人所以周流天下欲庶幾一遇而不可得者今反視之爲短見之人不亦冤乎冤不冤與此人何與但恐傍觀者醜耳自今觀之邑姜以一婦人而足九人之數不妨其與周召太公之流並列爲十亂文母以一聖女而正二南之風不嫌其與散宜生太顛之輩並稱爲四友彼區區者特世間法一時太平之業耳猶然不敢以男女分別短長異視而況學出世道欲爲釋迦老佛孔聖人

朝聞夕死之人乎此等若使閭巷小人聞之盡當責以醜觀之見索以利女之貞而以文母邑姜爲罪人矣豈不寃甚也哉故凡自負遠見之士須不爲大人君子所笑而莫汲汲欲爲市井小兒所喜可也若欲爲市井小兒所喜則亦市井小兒而已矣其爲遠見乎短見乎當自辨也予謂此等遠見女子正人家吉祥善瑞非數百年積德未易生也夫薛濤蜀産也元微之聞之故求出使西川與之相見濤因走筆作四友賛以答其意微之果大服夫微之貞元傑匠也豈

易服人者哉吁一文才如濤者猶能使人傾千里慕之況持黄面老子之道以行遊斯世苟得出世之人有不心服者乎未之有也不聞龎公之事乎龎公爾楚之衡陽人也與其婦龎婆女靈照同師馬祖求出世道卒致先後化去作出世人爲今古快事願公師其遠見可也若曰待吾與市井小兒輩商之則吾不能知也

復耿侗老書

世人厭平常而喜新奇不知言天下之至新奇莫過

於平常也日月常而千古常新布帛菽粟常而寒能煖饑能飽又何其奇也是新奇正在於平常世人不察反於平常之外覓新奇是豈得謂之新奇乎蜀之仙姑是巳衆人咸謂其能知未來過去事爭神怪之夫過去則余巳知之矣何待他說未來則不必知又何用他說邪故曰智者不惑不惑於新奇以其不憂于未來之禍害也故又曰仁者不憂不憂禍於未來則自不求先知於幻說而爲新奇所惑矣此非眞能見利不趨見害不避如夫子所云志士不忘在溝壑

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孰能當之故又曰勇者不懼夫合智仁勇三德而後能不厭於平常不惑于新奇則世人之欲知未來而以蜀仙爲奇且新又何足怪也何也不智故也不智故不仁故無勇而智實爲之先矣

與李惟清

昨領教深覺有益因知公之所造已到聲聞佛矣青州夫子之鄉居常未曾聞有佛號陡然劇談至此眞令人歡悅無量蒙勸諭同皈西方甚善但僕以西方

是阿彌陀佛道場是他一佛世界若願生彼世界者即是他家兒孫既是他家兒孫即得暫免輪迴不爲一切天堂地獄諸趣所攝是的彼上上品化生者便是他家至親兒孫得近佛必得聞佛語至美矣若上品之中離佛稍遠上品之下見面亦難況中品與下品乎是以雖生彼亦有退墮者以佛又難見世間俗念又易起一起世間念即墮矣是以不患不生彼正患生彼而不肯住彼耳此又欲生西方者之所當知也若僕則到處爲客不願爲主隨處生發無定生處

既爲客卽無常住之理是以但可行遊西方而以西
方佛爲暫時主人足矣非若公等發願生彼并爲彼
家兒孫之比也且佛之世界亦甚多但有世界卽便
有佛但有佛卽便是我行遊之處爲客之場佛常爲
主而我常爲客此又吾因果之最著者也故欲知僕
千萬億刼之果者觀僕今日之因卽可知也是故或
時與西方佛坐談或時與十方佛共語或客維摩淨
土或客祇桓精舍或遊方丈蓬萊或到龍宮海藏天
堂有佛卽赴天堂地獄有佛卽赴地獄何必拘拘如

自樂天之專往兜率內院天台智者永明壽禪師之等一求生西方乎此不肖之志也非薄西方而不生也以西方特可以當吾今日之大同耳若公自當生彼何必相拘所諭禁殺生事即當知命戒殺又謂僕性氣重者此則僕膏肓之疾從今聞教即有瘳矣第亦未可全戒未可全瘳若全戒全瘳即不得入阿脩羅之域與毒龍魔王等爲侶矣

與明因

世上人總無甚差別惟學出世法非出格丈夫不能

今我等既爲出格丈夫之事而欲世人知我信我不亦惑乎既不知我不信我又與之辯其爲惑益甚若我則直爲無可奈何只爲汝等欲學出世法者或爲魔所撓亂不得自在故不得不出頭作魔王以驅逐之若汝等何足與辯邪況此等皆非同住同食飲之輩我爲出世人光彩不到他頭上我不爲出世人羞辱不到他頭上如何敢來與我理論對面唾出亦自不妨願始終堅心此件大事釋迦佛出家時淨飯王是其親爺亦自不理況他人哉成佛是何事作佛是

何等人而可以世間情量爲之

與焦弱侯

兄所見者向年之卓吾耳不知今日之卓吾固天淵之懸也兄所喜者亦向日之卓吾耳不知向日之卓吾甚是卑弱若果以向日之卓吾爲可喜則必以今日之卓吾爲可悲矣夫向之卓吾且如彼今日之卓吾又何以卒能如此也此其故可知矣人但知古亭之人時時憎我而不知實時時成我古人比之美疢藥石弟今實親領之矣聞有欲殺我者得兄分剖乃

止此自感德然第則以爲生在中國而不得中國半箇知我之人反不如出塞行行死爲胡地之白骨也兄胡必勸我復反龍湖乎龍湖未是我死所有勝我之友又眞能知我者乃我死所也嗟嗟以鄧豁渠八十之老尚能忍死於保定傭夫之手而不肯一食趙大洲之禾況卓吾子哉與其不得朋友而死則牢獄之死戰場之死固甘如飴也兄何必救我也死猶聞俠骨之香死猶有烈士之名豈龍湖之死所可比邪大抵不肯死於妻孥之手者必其決志欲死於朋友

之手者也此情理之易見者也惟世無朋友是以雖易見而卒不見耳我豈貪風水之人耶我豈坐枯禪圖寂滅專一爲守屍鬼之人耶何必龍湖而後可死認定龍湖以爲冢舍也更可笑者一生學孔子不知孔夫子道德之重自然足以庇蔭後人乃謂孔林風水之好足以庇蔭孔子則是孔子反不如孔林矣不知孔子教澤之遠自然遍及三千七十以至萬萬世之同守斯文一脈者乃學其講道學聚徒衆收門下以博名高圖富貴不知孔子何嘗爲求富貴而聚徒

黨乎貧賤如此患難如此至不得已又欲浮海又欲居九夷而弟子懽然從之不但餓陳蔡被匡圍乃見相隨不捨也若如今人一日無官則弟子離矣一日無財則弟子散矣心悅誠服其誰乎非無心悅誠服之人也無可以使人心悅誠服之師也若果有之我願爲之死莫勸我回龍湖也

與弱侯

客生曾對我言我與公大略相同但我事過便過公則認眞耳予時甚愧其言以謂世間戲場耳戲文演

得好和反一時總散何必太認眞乎然性氣帶得來是箇不知討便宜的人可奈何時時得近左右時時得聞此言庶可漸消此不自愛重之積習也余時之答客生者如此令兄之認眞未免與僕同病故敢遂以此說進蘇長公云世俗俚語亦有可取之處處貧賤易處富貴難安勞苦易安閒散難忍痛易忍痒難余又見乩筆亦有甚說得好者樂中有憂憂中有樂夫當樂時衆人方以爲樂而至人獨以爲憂正當憂時衆人皆以爲憂而至人乃以爲樂此非反人情之

常也蓋禍福常相倚伏惟至人眞見倚伏之機故寧處憂而不肯處樂人見以爲愚而不知至人得此微權是以終身常樂而不憂耳所謂落便宜處得便宜是也又乩筆云樂時方樂憂時方憂此世間一切庸俗人態耳非大賢事也僕以謂樂時方樂憂時方憂此八箇字說透世人心髓矣世人所以敢相侮者以我正樂此樂也若知我正憂此樂則彼亦侮矣此自古至人所以獨操上人之柄不使權柄落在他人手者兄倘以爲然否僕何如人敢吐舌於兄之傍乎哪

有一管之窺是以不覺潦倒如許

與方伯雨東

去年詹孝廉過湖接公手教乃知公大孝人也以先公之故猶能記憶老朽于龍湖之上感感念念汪本鈳道公講學又道公好學然好學可也好講學則不可也好講之於口尤不可也知公非口講者是以敢張言之本鈳與公同經欲得公為之講習此講即有益後學不妨講矣呵凍草草

與楊定見

世人之我愛者非愛我爲官也非愛我爲和尚也愛我也世人之欲我殺者非敢殺官也非敢殺和尚也殺我也我無可愛則我直爲無可愛之人耳彼愛我者何妨乎我不可殺則我自當受天不殺之祐殺我者不亦勞乎然則我之加冠非慮人之殺和尚而冠之也侗老原是長者但未免偏聽故一切飲食耿氏之門者不欲侗老與我如初猶朝夕在武昌倡爲無根言語本欲甚我之過而不知反以彰我之名恐此老不知終始爲此輩敗壞須速達此意於古愚兄弟

不然或生他變而令伺老坐受主使之名爲耿氏累甚不少也小人之流不可容遏自古若是特恨此老不覺恐至覺時噬臍又無及此書覽訖即封寄友山仍書一紙專寄古愚兄弟

與楊鳳里

醫生不必來爾亦不必來我已分付取行李先歸矣我病尚未止其勢必至十月初間方敢出門到此時可令道來取箇的信搭屋既當時胡亂做如今獨不可胡亂居乎世間人有家小田宅祿位名壽子孫牛

馬豬羊雞犬等性命非一自宜十分穩當我僧家清高出塵之士不見山寺盡在絕頂白雲層乎我只有一副老骨不怕朽也可依我規制速為之

又與楊鳳里

行李已至湖上一途無雨可謂順利矣我湖上屋低處就低處做高處就高處做可省十分氣力亦又方便低處作佛殿等屋以塑佛聚僧我搭屋獨獨一座高出雲表又像西方妙喜世界矣我回只主張衆人念佛專脩西方不許一個閑說嘴曾繼泉可移住大

樓下懐捷令上大樓歇宿

與梅衡湘答書二首附

承示繫單于之頸僕謂今日之頸不在夷狄而在中國中國有作梗者朝廷之上自有公等諸賢聖在即日可繫也若外夷則外之耳外之之爲言非繫之也惟漢時冐頓最盛强與漢結怨最深白登之辱嫚書之辱中行說之辱嫁以公主納之歲幣與宋之獻納何殊也故賈誼慨然任之然文帝猶以爲生事擾民不聽賈生之策況今日四夷效順如此哉若我邊彼邊

各相戕伐則邊境常態萬古如一何足挂齒牙邪

附衡湘答書

佛高一尺魔高一丈昔人此言只要人知有佛即有魔如形之有影聲之有響必然不相離者知其必然便不因而生恐怖心生退悔心矣世但有魔而不佛者未有佛而不魔者人患不佛耳毋患魔也不佛而魔宜佛以消之佛而魔愈見其佛矣佛左右有四天王八金剛各執刀劍寳杵擁護無非為魔終不若山鬼伎倆有限老僧不答無窮也自

古英雄豪傑欲建一功立一節尚且屈耻忍辱以就其事況欲成此一段大事耶

又

丘長孺書來云翁有老態令人蓛然楨之於翁雖心向之而未交一言何可老也及問家人殊不爾又讀翁扇頭細書乃知轉復精健耳目病一月未大愈急索焚書讀之笑語人曰如此老者若與之有隙只宜捧之蓮花座上朝夕率大衆禮拜以消折其福不宜妄意挫抑反增其聲價也

復麻城人書

謂身在是之外則可謂身在非之外即不可蓋皆是見得恐有非於我而後不敢爲耳謂身在害之外則可謂身在利之外卽不可蓋皆是見得無所利於我而後不肯爲耳如此說話方爲正當非漫語矣今之好飲者動以高陽酒徒自擬公知高陽之所以爲高陽乎若是眞正高陽能使西夏叛卒不敢逞能使叛卒一起卽撲滅不至勞民動衆不必損兵費糧無地無兵無處無糧亦不必以兵寡糧少爲憂必待募兵

於他方借糧於外境也此為真正高陽酒徒矣方亞夫之擊吳楚也將兵至洛陽得劇孟大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得劇孟吾知其無能為矣一箇博徒有何烜赫能使真將軍得之如得數千萬雄兵猛將然然得三十萬猛將强兵終不如得一劇孟而吳楚失之其亾便可計日是謂真正高陽酒徒矣是以周侯情願為之執盃而控馬首也漢淮陰費千金覓生左車得即東鄉坐西鄉侍師事之以此見真正高陽酒徒之能知人下士識才尊賢又如此故吾以謂真正高

陽酒徒可敬也彼益眞知此輩之爲天下實又知此輩之爲天下無價寶也是以深寶惜之縱然涓滴不入口亦當以高陽酒徒目之矣曾聞李邢州之飲許趙州云白眼風塵一酒卮吾徒猶足傲當時城中年少空相慕說著高陽總不知此詩俗子輩視之便有褒貶吾以謂皆實語也情可哀也漫書到此似太無謂然亦因公言發起耳非爲公也

時有麻城人舊最相愛後兩年不寄一書偶寄書便自謂高陽酒徒貪盃無暇是以久曠又自謂置

身于利害是非之外故不欲問我於利害是非之内其尊已卑人甚矣吁果若所云豈不爲余之良朋勝友哉然其怕利害是非之實如此則其沈溺利害是非爲何如者乃敢大言欺余時聞靈夏兵變因發憤感歎於高陽遂有二十分識與因記往事之說設早聞有梅監軍之命亦慰喜而不發憤矣

與河南吳中丞書

僕自祿仕以來未嘗一日獲罪於法禁自爲下僚以

來未嘗一日獲罪於上官雖到處時與上官迕然上官終不以我爲迕己者念我職雖卑而能自立也自知參禪以來不敢一日觸犯于師長自四十歲以至今日不敢一日觸犯于友朋雖時時與師友有諍有講然師友總不以我爲嫌者知我無諍心也彼此各求以自得也邇居武昌甚得劉晉老之力昨冬獲讀與晉老書欲僕速離武昌甚感遠地惓惓至意茲因晉老經過之便謹付焚書四冊蓋新刻也稍能發人道心故附請教

答陸思山

承教方知西事然倭奴水寇不足爲慮蓋此輩舍舟無能爲也特中原有奸者多引結之以肆其狼貪之欲實非眞奸雄也特爲高麗垂涎耳諸老素食厚祿抱負不少卓異屢薦自必能博此蹕蕫似不必代爲之慮矣吾老此時想當抵任此老胸中甚有奇抱然亦不見有半箇奇偉卓絕之士在其肺腑之間則亦比今之食祿者聰明忠信可敬而已舍公練熟素養置之家食吾不知天下事誠付何人料理之也些小

變態便倉惶矣措大抵今古一局耳今日眞令人益思張江陵也熱甚寸絲不掛故不敢出門

與周友山

晉老初别尚未覺別別後眞不堪矣來示云云然弟生平未嘗見有與我綢繆者但不見我觸犯之過免其積怒即爲幸事安得綢繆也劉晉老似稍綢繆矣然皆以觸犯致之以觸犯致綢繆此亦可也然不可有二也

與友山

疏中且負知己四字甚妙惟不負知己故生殺不計况毀譽榮辱得喪之小者哉江陵兄知己也何忍負之以自取名邪不聞康德涵之救李獻吉乎但得脫獻吉於獄即終身廢棄受劉瑾黨誣而不悔則以獻吉知己也士爲知己死死且甘焉又何有于廢弃歟但此語只可對死江陵與活溫陵道耳持以語朝士未有不笑我說謊者今惟無江陵其人故西夏叛卒至今負固壯哉梅公之疏請也莫謂秦遂無人也今師想必因其弟高遷抵家又因克念自省回去大有

醒悟不復與我計較矣我於初八夜夢見與偏老聚頗甚懽悅我亦全然忘記近事只覺如初時一般談說終日此夢又不是思憶若出思憶即當略記近事安得全無影響也我想日月定有復圓之日圓日即不見有餘時迹矣果如此即老漢有福大是幸事自當復回龍湖約兄同至天臺無疑也若此老終始執拗未能脫然我亦不覺只有盡我道理而已諺曰冤讐可解不可結渠縱不解我當自有以解之劉伯倫有言雞肋不足以當尊拳其人遂笑而止吾知此

老終當為我一笑而止也世事如此若似可慮然在今日實為極盛之時向中之日而二三叛卒為梗廟堂尊閫竟無石畫是則深可愧者兄可安坐園暮收租築室自為長計耶

寄京友書

弟今秋苦痢一疾幾廢矣乃知有身是苦佛祖上仙所以孜孜學道雖百般富貴至於上登轉輪聖王之位終不足以易其一盻者以為此分段之身禍患甚大雖轉輪聖王不能自解免也故窮苦極勞以求之

不然佛乃是世間一箇極拙極痴人矣舍此富貴好日子不會受用而乃十二年雪山一麻一麥坐令烏鵲巢其頂乎想必有至富至貴世間無一物可比尚者故竭盡此生性命以圖之在世間顧目前者視之似極痴拙佛不痴拙也今之學者不必言矣中有最號真切者猶終日皇皇計利避害離實絕根以寶重此大患之身是尚得爲學道人乎坡仙集我有披削旁註在內每開看便自懽喜是我一件快心卻疾之書今已無底本矣千萬交付深有來還我大凡我書

皆謂求以快樂自己非爲人也

與隻翁侯書

昨閒步淸涼瞻拜一拂鄭先生之祠知一拂兄之鄉先哲前賢也一拂自少至老讀書此山寺後之人思慕遺風祠而祀之今兄亦讀書寺中祠旣廢而復立不亦宜乎歸來讀江寧初志又知一拂於余其先同爲兖州固始人氏唐末隨王審知入閩遂爲閩人則余於先生爲兩地同鄉是亦余之鄉先哲前賢也且不獨爲兄有而亦不必爲兄羨矣一拜祠下便有淸

風雖曰閒步以往反使余載璧而還誰謂昨日之步竟是閒步乎余實於此有榮耀焉夫先生王半山門下高士也受知最深其平日敬信半山亦實切至葢其心俱以民瘼爲急國儲爲念但半山過於自信反以憂民愛國之實心翻成毒民悞國之大害先生切於目擊乃不顧死亡誅戮之大禍必欲成吾胡越同舟之本心卒以流離竄逐年至八十然後老此山寺故余以謂一拂先生可敬也若但以其一拂而已此不過鄉黨自好者之所歆羡誰其肯以是而羡先生

乎今天下之乎久矣中下之士肥甘是急全不知一拂爲何物無可言者其中上士砥礪名行一毫不敢自離於繩墨而遂忘卻鹽梅相濟之大義則其視先生爲何如哉余以爲一拂先生眞可敬也余之景行先哲其以是哉余先生之祠既廢而復立吾知兄之敬先生者亦必以是矣斷然不專專爲一拂故也吾鄉有九我先生者其于先哲尤切景仰其於愛民憂國一念尤獨惓惓使其知有一拂先生祠堂在此清涼間慨然感懷亦必以是惜其未有以告之耳聞之

鄰近故老猶能道一拂先生事而舊祠故址廢莫能考則以當時無有記之者記之者非兄與九我先生與先賢者後賢之所資以模範後賢者先賢之所賴以表章立碑于左大書姓字吾知兄與九老不能讓矣吁名垂萬世可讓也哉

李溫陵集卷之五